



LA MANO DE FÁTIMA

法蒂玛之手

〔西班牙〕伊德方索·法孔内斯 著

ILDEFONSO FALCONES

施杰 李雪菲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LA MANO
DE FÁTIMA

法蒂玛之手

〔西班牙〕伊德方索·法孔内斯 著

ILDEFONSO FALCONES

施杰 李雪菲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7-2984

Ildefonso Falcones

LA MONO DE FÁTIMA

Copyright © 2009, Ildefonso Falcones de Sierra

Translated from the original edition of Penguin Random
House Grupo Editorial, Barcelona, 2009.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法蒂玛之手/(西)伊德方索·法孔内斯著;施杰,
李雪菲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ISBN 978-7-02-012832-7

I. ①法… II. ①伊… ②施… ③李… III. ①长篇历
史小说-西班牙-现代 IV. ①I55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07044 号

责任编辑 朱卫净 欧雪勤
装帧设计 高静芳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642 千字
开 本 72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46.125
插 页 3
版 次 2017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2832-7
定 价 9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谨献给我的儿子们：

伊德方索、亚历杭德罗、何塞·马里亚和吉耶尔莫

一个穆斯林在战斗中或身处异教地区时，他没有义务展示出与周围的人相异的外表。在上述情况下，穆斯林可以主动或是被强迫地变成和周围的人一样，只要他的目的是为了发扬神圣：向他人传教、探知神秘、帮助他人成为穆斯林、规避危险或是为了其他益处。

——著名阿拉伯法学学者艾哈迈德·伊本·泰米叶^①

^① 艾哈迈德·伊本·泰米叶（1263—1328），十四世纪伊斯兰教义学家、教法学家，原教旨主义的倡导者。

目录

第一部 以安拉之名

1

第二部 以爱之名

201

第三部 以信仰之名

427

第四部 以我主之名

579

终 章

717

作者后记

727



以安拉之名

……总之，每天都这样与敌人搏斗着：寒冷、酷热、饥饿、处处弹尽粮绝、辄具残缺，新的伤痛、接连的死亡，直到我们看见我们的敌人——那个好战的民族，那些曾经阵容齐整、厉兵秣马，在柏柏尔人和土耳其人的助焰之下目空一世地等待着我们的人——最终被战胜、征服，被逐出了这片土地，他们的房屋和财产被掠夺一空；男人们和女人们被绑为俘虏；他们的孩子被廉价甩卖，被人带到离乡背井几千里的地方……历尽千难万险之后，我们真的胜利了么？有时我们怀疑，我们和敌人，究竟谁才是上帝想要惩罚的人。

——迭戈·乌尔塔多·德·门多萨^①

《格拉纳达战争》第一卷

^① 迭戈·乌尔塔多·德·门多萨，文艺复兴时期诗人、历史学家、翻译家、军人和外交家。

格拉纳达王国^①，阿尔普哈拉斯^②，胡维莱斯镇

1568年12月12日，星期日

早晨十点，召集弥撒的钟声敲碎了冰封着小镇的阴冷。这个小镇坐落于内华达山系中一座山峰的峰顶。金属质感的钟声顺着山势而下，撞击着孔特拉维耶萨山脉的裙裾。孔特拉维耶萨山脉从南边包裹着肥沃的山谷，山顶的融雪顺流而下，丰沛的雪水滋养着穿越山谷的三条河流：瓜达尔菲欧河、阿德拉河和安达拉克斯河。阿尔普哈拉斯的土地跨越了孔特拉维耶萨山脉，一直绵延到地中海。冬日微薄的阳光下，近两百名男女老少拖着步子，静默地迈向教堂，会集在它的门前。

教堂用赭石色石块建造，不带任何外饰，呈简单的长方形。教堂的一侧倚着粗壮的钟塔。挨着教堂开辟了一方广场，广场建在溪流之上，溪流错综通向山谷之中。从广场向山脉望去，能看见许多狭窄的小路，小路两边镶着一座座低矮的平房。房子的墙是用石灰抹的，一两层高，门窗很小，平坦的屋顶上竖着圆柱形的烟囱，烟囱带着罩子，远远望去像朵朵蘑菇。屋顶上摊晒着辣椒、无花果和葡萄。小路顺着山坡向上迂回，下层房屋的屋顶和上层房屋的地基一般高，就仿佛是一幢叠一幢搭起来的一样。

教堂门前的广场上，几个孩子和几个旧天主教徒^③——镇上有二十来个旧天主教徒吧——正凝视着一位老妇。老妇被推上了教堂前高耸的楼梯；她战战兢兢地用手扶着栏杆，嘴里仅剩的几颗牙咯咯作响。受过洗礼的摩里斯科人纷纷进了教堂，甚至没有瞥一眼他们这位教友姊妹。一清早她就被推到这里，绑在最高的那根横梁上，没有外衣的她独自承受着严冬的寒风。钟声不停地响着，随着钟舌敲击而不停

① 位于西班牙南部，现为一个省。

② 西班牙南部、格拉纳达与阿尔梅里亚两省之间的多山地区。

③ 与之对应的是被称为新天主教徒的摩里斯科人。

战栗着的老妇努力保持着身体的平衡。一个男孩伸出手来指向她，一阵笑声打破了现场的寂静。

“老巫婆！”欢笑中传出一声喊叫。

几个人拿起石块掷在了老妇身上，一时间，楼梯下唾满了痰迹。

钟声停了，还在外头的天主教徒们赶忙拥进了教堂。教堂里，距祭坛几步远的地方，一位皮肤被日头晒得黝黑的高大男子正对着信徒们跪在那里。他一头黑发，没戴披肩也没穿外套，颈上绑着一根麻绳，双臂交叉成十字，两手各握着一支点燃的蜡烛。

几天前，这个男人曾把一件衬衣交给刚才楼梯上的那位老妪。衬衣是他妻子的，他妻子患了顽疾。他把衬衣交给那位老人，是为了让她把它带到传说中有治病神力的一汪清泉中洗一洗。那泉水隐藏在崎岖陡峭的石崖中，人们几乎从来不在那里洗衣服。赶巧不巧，老妇去洗衣的那一天，恰好被镇上的神父堂·马丁给撞上了。见她不远千里只为洗那一件衬衣，堂·马丁神父断定这事必与巫术有关，处罚便如期而至：周日的整个上午，那位老妇都得被绑在高悬的楼梯上，接受民众的嘲笑和奚落，而求她施展巫术的那位天真的摩里斯科人则不得不跪在祭坛前，让所有前来祷告的人们都可以看到他一边忏悔一边接受训诫的样子。

进了教堂，男人们就得与他们的妻子分开，妻子们带着女儿站在最前面的几排。那个摩里斯科人就跪在女人们的脚前，眼神涣散。所有的女人都认识他：他是个好人，耕着自己的地，养着自己的几头奶牛。他只是想要帮帮他那生病的妻子呵！慢慢地，男人们都找到了自己的位子，有序地排在女人们的后面。待所有人都站定之后，神父堂·马丁、受俸教士堂·萨尔瓦多以及教堂司事安德列斯一齐走向了祭坛。堂·马丁身材丰硕、面色白皙、脸颊红润，身着一袭绣金神袍。他走到那些虔诚的教徒面前，在尊座上坐了下来，教士和司事分立在他的两侧。有人关上了教堂的大门，没有风，烛火也不再闪摆。教堂顶上五彩的伊斯兰装饰光辉闪耀，与祭坛及侧墙上天主教受难画的节制与凄凉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司事是一个高挑的年轻人，他身着黑服，身材瘦削，脸庞是和大多数信徒一样的棕黑色。他打开一本册子，清了清嗓子。

“弗朗西斯科·阿尔瓜西尔。”司事念道。

“到。”

证实了声音的来源之后，司事在册子上做了记录。

“何塞·阿尔梅尔。”

“到。”

司事继续记录。“米拉格洛斯·加西亚、玛利亚·安布罗斯……”每叫到一个名字，都有相应的人以“到”回应，随着安德列斯的名单越念越往后，回答的声音也越来越像一声嘟哝。司事只管对照着每个人的面孔，做好自己的记录。

“马尔科斯·努涅斯。”

“到。”

“你上周日没来做弥撒吧。”司事诘问道。

“我那天是在……”那个男人试图辩解，但又想不出合适的西班牙语用词。他仓促地用阿拉伯语完成了后半句，同时挥起一份文件。

“你过来。”安德列斯命他上前。

于是马尔科斯·努涅斯挤过人群，来到祭坛下面。

“我那天到乌希哈尔去了。”这会儿他算是完成了那句解释，同时把那份文件交给司事。

安德列斯瞄了一眼那张纸，便把它交给神父。只见神父拿起那文书细细端详，验证过签名以后，做了个同意的表情：乌希哈尔教堂神甫证明，胡维莱斯镇居民、新天主教徒马尔科斯·努涅斯于1568年12月5日在本市参加了教堂弥撒。

司事的脸上闪过一丝难以察觉的笑容，他在册子上写了两笔，又接着念那份无尽冗长的新天主教徒名单——所谓新天主教徒，就是那些被西班牙国王强迫进行洗礼从而皈依天主教的穆斯林——作为新天主教徒，必须证明自己每个周日和训诫日都参加了相应的宗教仪式。念到名字没有答“到”的人员都被仔仔细细地记录了下来。有两个妇人无法说明自己为什么没有参加上周日的弥撒，她们不像马尔科斯·努涅斯那样带有乌希哈尔教堂颁发的证明，只是慌乱地辩解着。安德列斯任由她们解释，眼神却偷偷瞄向了神父。堂·马丁用专横的手势示意她们闭嘴，其中一个妇人立刻安静了下来，而另一个却还在奋力申辩，称上个周日自己是病了。

“你们可以去问我老公！”她一边嚷着，一边焦急而紧张地在最后几排人里寻找她的丈夫，“他会跟你们……”

“安静，你这个魔鬼的追随者！”

神父堂·马丁一声怒吼把那个摩里斯科人妇女吓得哑口无言，她低下了头，同时那位司事也记下了她的名字：这两个女人都要支付半个里亚尔^①作为惩罚。

漫长的点名之后，神父开始了弥撒。在此之前，他又命司事让那个摩里斯科人

① 西班牙金币。

悔者把手里握着的蜡烛举高了些。

“以圣父、圣子以及圣灵的名义……”

仪式继续着，尽管真正能够理解这些神圣话语，或是真正能够跟上这种语速的人实在很少，甚至整个布道过程中夹杂着的神父的那些训斥都很少有人能够明白。

“难道你们认为一口破泉里的水就能帮你们祛病消灾吗？”神父用颤抖的食指怒指着那个跪着的人，脸皱成一团，“这就是你们的榜样。正因为你们如此堕落腐化、亵渎神明，基督才要惩罚你们，让你们的生活充满苦难，也只有基督才能拯救你们脱离苦海！”

下面的大多数人根本不懂西班牙语，只有一小部分人能用阿尔哈米亚语跟西班牙人沟通：那是一种混合了阿拉伯语和西班牙语的方言。但是不管怎样，所有的人都必须会用西班牙语背诵天主教经、万福玛利亚、信经、圣母颂和戒律。那些受过洗礼的摩里斯科孩子有教堂司事给他们上课讲授，而一般的男男女女，每周五和周六都有相应的课程，所有的人都必须参加，否则就得接受罚款或是被禁止结婚；只有当他们能一字不差地背下那些祷告的时候，才能被准许不再参加此类课程。

弥撒还在进行，有些人祈祷了起来。孩子们在很认真地听司事讲课；他们读得很大声，几乎像叫喊一样——这是他们父母教的，因为只有这样，大人们才能趁教士来回走动监督的当儿偷偷地呼求真主安拉。很多人都闭着眼，如此默默而语，不住悲呼着。

“噢！宽宏多恕的真主！让我远离罪恶吧……”教士堂·萨尔瓦多刚走远一点，男人们的队伍里就传出了这样的声音；当然教士也不敢走得太远，他也害怕那些新天主教徒会在天主教的弥撒进行时，在属于天主教的圣殿里呼求伊斯兰的神来挑战他。

“噢！至尊独贵的真主！用你的力量指引我吧……”最边上那一排，一个年轻的新天主教徒在孩子们嘈杂的吟诵声中哀求道。萨尔瓦多愤怒地转了回来。

“噢！普慈广施的真主啊！请把我放在你的荣耀里……”反方向也有一个人趁机祷告起来。

教士被气得满脸通红。

“噢！特慈专赐的真主！”又一个人祈求了起来。

此时，天主教的祷告结束了，神父干涩的声音又君临殿堂。

“愿世人都尊你真主的名为圣。”从最后几排中清楚地传出一个声音。

大多数的摩里斯科人^①都僵在了那里，有的人在看堂·萨尔瓦多，而更多的人则

^① 被强迫皈依天主教的摩尔人。

将自己的目光隐藏了起来。是谁如此放肆，竟在这个当口赞美起真主安拉之名？受俸教士抬开脚步，推开人群，走到行列里，却无法指出那个亵渎神明的人。

弥撒进行到一半。神父堂·马丁依旧坐着，用警惕的眼神望着台下，而司事和教士则一人拿着《圣经》，一人抱着篮子，走下去接受教民们的捐赠：几个勃兰卡^①、一小块面包、几个鸡蛋、一块亚麻……只有穷人不必捐钱捐物，而那些家境殷实的人如果连续三个周日都没有捐献的话，就必须接受惩罚。安德列斯仔细记录着捐赠人的名字和捐赠的物品。

被人们称作“死亡颂”的铃声摇了起来，宣告着祭献仪式正式开始。与旧天主教徒们的虔敬相对的，所有的摩里斯科人都是不情不愿地跪了下来。死亡颂继续奏着，这一刻，神父背对着广大的教民，高举圣饼；铃声继续响着，他又将圣杯端了起来。当神父正准备念诵圣礼祷文时，教堂里响起了一阵窃窃私语；神父怒由心生，气愤地转向那些信徒。

“畜牲不如！”堂·马丁大吼着，咒骂所带出的唾沫星子溅到了圣杯里，“什么声音在那里嗡嗡作响？你们这些异教徒都给我闭嘴！好好跪着迎接基督，迎接你们唯一的真神！你！”他指着第三排的一个老人，“把身子挺起来！你不是在崇拜你的假上帝！你们看哪！要抬起头来！在最神圣的圣礼上，要抬起头来！”

神父的怒视又掠过两个摩里斯科人，随后弥撒再度开始。接下来，所有在场的男男女女都要安静地领受“圣体”^②。很多人都恨不得把那饼一直含在嘴里，一回家就直接吐出来。无一例外的，所有摩里斯科人回去之后都会好好漱口，好把嘴巴里曾经装过的东西清除得一干二净。

在受过弥撒的祝福后，人们离开了教堂。有些人，那些真正的天主教信徒，他们虔诚地接受了祝福并进行了祷告；而另一些人，也是居民中的大多数，则恰恰相反：他们默念着安拉真神的独一无二，耻笑着这所谓的三位一体——他们在画十字祈祷时被迫呼求的三位一体。摩里斯科人都加快了步伐，以便赶紧到家吐出圣餐；而村子里为数不多的旧天主教徒则靠在教堂门前闲聊着，也不管自己的孩子是如何对那个老妇讥嘲叫骂。最终，那妇人从梯子上摔了下来，重重地砸在地上，蜷成僵硬的一团；她嘴唇泛紫，艰难地呼吸着。而在教堂里头，神父和他的随从延长了对忏悔者的惩罚。他们一边打扫祭坛、收拾弥撒用具，一边还在不停地指责那男人的罪过。

① 西班牙古币。

② 基督教各教派所使用的一种饼，通常为无酵饼并象征着耶稣。

摩里斯科人揭竿而起，投身叛乱，这是事实。不过，那些旧天主教徒才是真正将他们推向绝望的人：傲慢蛮横的旧天主教徒抢走了摩里斯科人的妻子，连那些神父也参与了劫掠。曾有个摩里斯科村庄去向大主教投诉他派去的牧师，由于是所有村民联名告的状，那位大主教便派人去调查投诉的原因。“请您把他调走吧，”教民们祈求着，“要不然，就让他赶紧结婚好吗？我们的孩子一个个生下来都是蓝眼睛——湛蓝湛蓝的，就和他的眼睛一模一样。”

——1568年，西班牙驻法国大使弗朗塞斯·德·阿拉瓦答腓力二世^①

胡维莱斯是内华达群山中二十多个小镇的首府，其四分之一的土地为水田，其余为旱田。主要作物有小麦和大麦，此外还有种植面积四千多马尔哈尔^②的各类树木：葡萄树、橄榄树、无花果树、栗子树、胡桃树等等。其中最多的是黑桑树，它也为蚕提供了必需的食物；尽管胡维莱斯出产的蚕丝不及阿尔普哈拉斯地区其他镇子有名，它依然成了该镇最主要的经济来源。

在那些海拔高度超过一千巴拉^③的山顶上，勤勉的摩里斯科人辛苦耕种着每一寸土地；哪怕再陡峭的山坡，只要能产出一点点庄稼，就有摩里斯科人耕作的身影。山侧但凡没有岩石的地方都被垦成了梯田；梯田向下不断延伸着，直到山谷深处。那天，太阳已升至头顶，那个年轻人才从梯田里回到了胡维莱斯镇上。年轻人名叫埃尔南多·鲁伊兹，今年十四岁，头发是深栗色，皮肤比起他同族弟兄们的黑中带绿却要浅了许多。他的面孔与其他住在高山上的摩里斯科人大抵相似，但那双硕大的蓝眼睛却在五官中显得格格不入。他中等个子，瘦削却也灵活。

他刚把一棵橄榄树的最后一批果子摘完，那棵拧曲在麦田边的老树独自抵御着

① 西班牙语实际读音为：费利佩二世，哈布斯堡王朝的西班牙国王（1556—1598年在位）。他的执政时期是西班牙历史上最强盛的时代。

② 古地积单位，约合441.75平方米。

③ 古长度单位，合0.8359米。

山间萧瑟的寒风。他并没有去敲打那棵树，而是爬上枝头，徒手采摘着；他将那些深紫色的橄榄也一道摘了下来。日头把从内华达山间吹来的风晒暖了些许。他本想留在那里清理清理杂草，然后到另一块梯田去；他猜想哈迈德一定会在那儿耕种他仅有的那几块地。当只有他们俩单独在梯田里耕地或是采药的时候，他才会叫他哈迈德而非弗朗西斯科；弗朗西斯科是那位老先生受洗时被赐予的天主教名字。大多数摩里斯科人都有两个名字：天主教的名字和穆斯林的名字，后者只在自己的熟人圈子里才会使用。不过，埃尔南多却只有埃尔南多这个名字，尽管村里人常常笑他骂他，将他唤作“拿撒勒人”^①。

想到这个外号，埃尔南多放慢了脚步。“我才不是什么拿撒勒人！”他一边抱怨着，一边朝家走去。他的家在镇子的郊外；那块地方足够大，他们便搭了个棚子养起了骡子。埃尔南多的继父用其中的六头骡子在阿尔普哈拉斯的各条小路上干起了货运生意；此外还有一头老骡子，绰号“老伙计”，是埃尔南多的最爱。

大约一年前，埃尔南多的母亲才不得不给他解释了他外号的来历。一天早上，天蒙蒙亮，埃尔南多就帮着他继父布拉希姆——天主教徒都叫他何塞——给骡子套鞍具。干完活，他轻轻拍了拍老伙计的脖子与它作别，而就在此时，右耳上一记重重的耳光却将他打出两三米远，让他翻倒在地。

“去你娘的拿撒勒人！”布拉希姆吼道；他站在那里，双目圆睁。男孩捂着脸，晃了晃头，好让自己清醒过来。只见在继父身后，母亲低着头默默走进了屋子。“你是怎么给骡子上肚带的！”继父指着其中一头骡子对埃尔南多咆哮着，“它一路耷拉在地上，叫骡子干不了活你才开心是不是！你个没用的拿撒勒人。”继父对男孩唾了一口，“混账天主教徒。”

埃尔南多手脚并用地从继父脚下逃开，爬到棚子的一角，躲进干草堆里，把头埋到双膝中间。等了一会儿，骡子的蹄声响了起来；知道布拉希姆走了，埃尔南多的母亲阿以莎才敢出现在棚里，她走向自己的孩子，手里拿着一瓶柠檬水。

“疼吗？”她弯下腰抚摸着孩子的头。

“妈妈，为什么所有人都叫我拿撒勒人啊？”埃尔南多抽泣着从膝间抬起头。面对儿子那张被泪水淹没了的脸孔，阿以莎闭上了眼睛。她想去擦干孩子的泪，孩子却把头转了开来。“到底是为什么啊？”孩子固执地问着。

阿以莎深深叹了口气，她知道拗不过，也就蹲了下来，坐在干草堆里。

^① 拿撒勒是以色列北部城市，耶稣的故乡，耶稣也被称为“拿撒勒人”。拿撒勒源自希伯来语 *netzer*，意思是枝芽或苗。《圣经·以赛亚书》曾经以“枝子”来形容大卫家系的后代。

“好吧，你也不小了。”她无奈地做出了让步——做出这个决定仿佛耗尽了她的毕生的力气，“你该知道，我小时候是住在阿尔梅里亚的一个小镇里。十四年前，也就是你出生的前一年，我被镇上的那个神父给……”埃尔南多周身一颤，抽泣戛然而止。“是的，孩子，我喊了，我抵抗了，像我们的律法规定的那样抵抗了，可那家伙力气那么大，我什么都做不了……他把我带到了离镇子很远很远的地方，把我拖到了野地里，就光天化日的，那天还是个大晴天。”她悲伤地回忆着。“我当时只是个孩子啊！”她突然叫了起来，“他一把就把我的衬衣给扯了，把我推翻在地，然后就……”

继续讲述之前，她顿了顿，从记忆回到了现实。她面对着儿子的双眼；那双眼睛睁得那么大，正直直地盯着自己。

“你就是那次凌辱带来的产物。”她低声说道，“所以……所以他们都叫你拿撒勒人，那是因为，你的爸爸其实是个天主教的神父。都怪我不好……”

母子二人相对而视，久久无言。泪水又一次从男孩眼中奔涌出来，但这次的痛却与刚才完全不同。阿以莎努力忍着，却发现这根本只是徒劳。装满柠檬水的杯子从她手中落了下来。她伸出双臂抱住了孩子，孩子在母亲的怀里寻找着庇护。

当阿以莎的肚子鼓起来的时候，当时年轻的她本可以喊出事实，试着挽回自己的名誉，但她的父亲，那个卑微的摩里斯科脚夫想的却是：既然这份耻辱无论如何都没法回避，他至少可以把她送走，眼不见为净。于是他觅到了个解决办法：他找到了布拉希姆——这个年轻帅气的胡维莱斯脚夫经常会在送货路上与他照面。他决计要将女儿许给这个小伙子：只要小伙子肯跟女儿结婚，他愿出两头骡子作为嫁妆——一头是出给女儿的，另一头则是出给女儿肚子里的小生命。布拉希姆当时还犹豫了一阵子，但作为一个穷困的年轻人，他真的需要那些骡子。况且，谁知道那个孩子能不能生出来呢？几个月就夭折了也说不定……在那罕有人住的地方，孩子在童年便早早死去的例子比比皆是。

所以，即便女孩曾被天主教神父强奸过这件事让布拉希姆大为反感，他还是接受了婚约，把女孩带回了胡维莱斯。

事与愿违，埃尔南多出生了，且健康得很；不仅如此，他还遗传了他生父的那双蓝眼睛。他不断成长，顺利活过了童年。孩子的身世从这个人口中传到了那个人口中；尽管镇上的人都对被奸污的女子怀着怜悯，但这份怜悯却全然没有转移到强暴的产物身上，特别是当他们看到堂·马丁和安德烈斯对埃尔南多关爱有加，甚至比照顾天主教徒的子女更为用心的时候——每当此时，镇上的人就更加瞧不起他。堂·马丁和安德烈斯对他是如此悉心照料，像是要从这个神父的后裔身上将穆罕默

德的影响驱除干净。

将橄榄交给母亲时，埃尔南多脸上强装着微笑；这并没能骗过阿以莎的眼睛。她温柔地抚摸着孩子的头，每次发现孩子伤心时她都会这样做。在四个同母异父的弟弟妹妹的注视下，埃尔南多也并没有拒绝母亲的爱抚：母亲可以对他展示出亲昵的机会寥寥可数，无一例外的，每次都是继父不在的时候。布拉希姆毫不迟疑地站在了其他摩里斯科人一边，他仇恨着这个长着蓝眼睛的拿撒勒人，仇恨着这个神职人员的宠儿；特别是在他妻子为他生下了他的亲骨肉后，这份仇恨显得变本加厉。当时还只有九岁的埃尔南多被勒令睡在棚子里，去和骡子们挤在一起，只有在继父外出时他才可以进到屋子里来吃饭。阿以莎无法违抗丈夫的命令，这对母子只能用微小的手势和表情来传递自己的羁绊。

那天，饭准备好了，埃尔南多的四个弟妹正等着他进来。最小的弟弟穆萨只有四岁，却也在用严厉的眼神招待他。

“以慈悲的真主之名。”在坐到地上吃饭之前，埃尔南多先祈祷了起来。

小穆萨和大他三岁的哥哥阿基尔模仿着埃尔南多的祷词，同时他们直接用手从锅里夹出了母亲烹制好的食物：菜蓟烧羊肉，还拌上了油、薄荷、香菜、藏红花和醋。

埃尔南多将眼神转向了母亲；母亲正倚在墙上，看着他和他的两个弟弟。这个狭小而干净的房间充当着厨房、饭厅和弟妹们的临时卧室。埃尔南多的两个妹妹莱莎和萨哈拉正和母亲站在一起：要等男人们吃完，她们才能开始用餐。埃尔南多把一块羊肉放到嘴里嚼了起来，他朝母亲笑了一个。

用过羊肉，埃尔南多十一岁的妹妹萨哈拉又端来一盘葡萄干；还没等他拿起两颗塞到嘴里，远处就传来一阵轻轻的金属敲击声。一听到那个声音，埃尔南多迅即抬起了头。瞧见他的反应，两个弟弟也都停下了手上的动作，他们齐齐地将目光聚焦在埃尔南多身上：他们谁都无法像哥哥一样，能第一时间觉察到骡群的到来。

“是老伙计！”小穆萨叫了起来，此时大家已经都能听到骡子的声音。

埃尔南多抿起嘴唇，又朝母亲瞅了过去。是老伙计的蹄甲声：母亲的目光仿佛在和他确认着这一点。埃尔南多想跟母亲笑笑，但笑到半途却变为悲伤的表情，与阿以莎此时的神态不谋而合：布拉希姆要回来了。

“愿世人都赞美你的名。”埃尔南多做起了祷告，用餐结束了。他站了起来，心头带着不快。

房子外边，那头没有佩带任何鞍具的干瘦的骡子遍身都是擦伤；它正耐心地站在那里，等待着埃尔南多。